

日本新政潮之評述

楊合義

五月十六日下午，日本國會通過社會黨所提內閣不信任案，在日本政壇激起了新的政潮。依日本憲法規定，不信任案成立時，總理得在解散國會與內閣總辭二者之間選擇其一。當天晚上，大平正芳首相召集臨時時內閣會議後，決定解散衆院，於六月二十二日改選，並將原訂六月二十九日舉行的參院選舉提前一週，改在同日實施。這是日本戰後新憲法頒佈以來，首次參衆兩院同時選舉，因此選況一定相當混亂，競爭亦必激烈。此次政潮何以發生？自民黨要往何處去？又國會「保羊伯仲」的局面將如何變化？本文擬就這些問題，試加論述。以下先談造成此次政潮的背景。

一、政潮發生的背景

五月十六日發生的日本政潮，表面看來雖屬意外事件，但問題之發生，總有其前因或背景。如衆所知，大平第二次內閣自去年十一月六日成立以來，由於國會「保羊伯仲」以及自民黨內部分裂，本來就處於風雨飄搖中。不幸今春政界又發生三件震撼全國的貪污瀆職案，遂使大平內閣欲振乏力，終被拖垮。

引發此次政潮的三件貪污瀆職案，就是濱田幸一賭博事件，「國際電信電話會社」（KDD會社）賄賂案以及「日本稅理士政治聯盟」（稅政聯）賄賂案。這三個案件集中發生於今年春間，而且案情牽涉數以百計的國會議員，事態特別嚴重，也特別引人注目。其案情及處理經過如下：

濱田事件是今年三月六日被揭發出來的。其案情，據說是濱田幸一（衆議員，屬自民黨大平派）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赴美旅

行時，曾在拉斯維加斯豪賭，輸掉了二百五十萬美元，其中部分賭債係由涉嫌「洛基希德賄賂案」主角小佐野賢治代為清還的^①。案發後，舉國譁然，在野黨羣起攻擊大平政府及自民黨，並要求由國會傳詢濱田作證，以究明真相。但大平認為「濱田事件」既與「洛基希德案」有關，自應配合「洛案」審判情形，由衆院「航空機輸入調查特別委員會」向政府提出質詢，不宜在國會直接傳詢濱田作證^②，因而拒絕了在野黨的要求。

「KDD案」與「稅政聯案」也發生於今春，兩者案情頗類似。據報導，KDD會社與稅政聯，在國會審議「國際電信電話法規修正案」及「稅理士法修正案」時，分別向大批國會議員行賄。前者以交際費名義，致送一億二千萬日圓給一百九十位議員；後者以慰問金方式，致送一億三千萬日圓給九十七位議員^③。此二案因牽連大批國會議員，各界均很重視，故在野黨皆以強硬態度，要求大平澈查，並主張在國會傳詢原任郵政大臣服部安司（衆議員，屬自民黨大平派），為「KDD案」作證。可是大平不同意，認為二案應歸司法單位處理。嗣後，東京地檢處對二案進行調查結果，裁定「稅政聯案」涉嫌者中，國會議員不起訴，稅政聯幹部緩期起訴，而「KDD案」則不了了之。

另一方面，自民黨非主流派重要人士，自以上三案發生後也頻頻集會，商討對策。三月十七日，赤城宗德（三木武夫派）、田中龍夫（福田赳夫派）、稻葉修（中曾根康弘派）、長谷川峻（中川一郎派）等十位非主流派幹部於國會集會，就政局交換意見。席上，一致認為「最近日本政治腐敗及綱紀廢弛極爲嚴重」，要求福田前首相等非主流派實力人物「迅速採取適當措施，以維護政治道德及國會議員尊嚴並打破全權體質」^④。翌日，福田、三木、中曾根三位領袖應要求，舉行自去秋自民黨內訌以來的首次會談，一致同意「應肅正政界綱紀，確立政治倫理，以期恢復國民對政治的信心，尤其關於濱田幸一賭博問題，不應拒絕傳詢證人」^⑤。其後，福田等三人與大平個別會談時，均表明了上述意見。大平雖亦認為有此必要，但並未作肯定的答覆，僅表示將「作出結論」。

福田等三人與大平會談後，非主流派中堅幹部藤尾正行等，又於三月二十七日在黨本部開會，協商今後的對策。會中一致主張應該繼續以嚴厲的態度，要求大平及黨執行部肅正綱紀，並開除濱田黨籍，以利參院選舉^⑥。翌日，自民黨執行部決定「濱田

註①〔朝日新聞〕，一九八〇年三月七日。

註②〔朝日新聞〕，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九日。

註③〔朝日新聞〕社論，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八日。

註④〔每日新聞〕，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日。

註⑤〔朝日新聞〕，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九日。

註⑥〔產經新聞〕，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八日。

事件」暫時不在國會傳詢證人，事實上拒絕了非主流派的要求。爲此，非主流派人士極表不滿，乃決心積極展開黨內活動，以澈底究明政界腐敗事件，並肅清自民黨的全權體質。

三月二十八日，非主流派各派幹部，包括福田派田中龍夫、坊秀男、福家俊一，三木派赤城宗德、澁谷直藏，中曾根派稻葉修、倉成正、中尾榮一、江藤隆美，中川派長谷川四郎、長谷川峻，中間派佐藤文生、佐藤隆等開會協商今後的因應問題。結果一致同意結合黨內同憂之士，組織一個超派系的團體（後來定名爲「黨刷新聯盟」），以推動黨的革新，同時推舉赤城宗德爲此一團體的總幹事。會後發表聲明，提出三點呼籲，即(1)澈查政界腐敗事件；(2)確立政治道德，維護國會議員尊嚴；(3)肅清自民黨的全權體質^⑦。至此，大平才稍作讓步，而於四月十日勸使濱田幸一辭去衆議員職務並脫離自民黨。大平這種措置，雖然多少可以緩和而非主流派的不滿，但基本問題既未解決，自難消除黨內的對立。

如上所述，在野黨或自民黨非主流派對「濱田事件」、「KDD案」以及「稅政聯案」所提出的要求，殆均爲大平首相所拒絕。然而這三個案子，對日本政界而言，究竟是重大的事件，其嚴重性並不亞於「洛基希德賄賂案」或「道格拉斯購賄賂案」。因此，各在野黨莫不想利用這些案子，在六月參院選舉之前，擴大對自民黨的攻擊，以期在參院選舉中造成有利於自己的情勢。另一方面，自民黨非主流派在立場上雖與在野黨不同，但亦同樣想藉此機會，繼續追究大平首相的政治責任，以打擊主流派。緣此，到了五月初，在野黨之間，已開始醞釀要向國會提出對大平內閣不信任案，首先倡議的是社會黨。五月十六日的政治風暴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。

二、不信任案通過的經緯

五月八日，社會黨舉行中央執行委員會，協商有關大平首相擬於十三、十四兩日向參衆兩院作外訪報告的因應問題。結果確認：值此參院選舉前夕，爲表明與自民黨之間的對立態度，決定提出對大平內閣不信任案^⑧。對於社會黨的決定，公明黨、共產黨、新自由俱樂部 and 社會民主聯盟，均立即表示支持，唯有民社黨持慎重態度，遲遲不表示贊成與否。民社黨之所以如此，主要是顧慮自民黨非主流派萬一「造反」，不信任案很可能通過，是則必將造成政局的混亂。爲此，民社黨特在十五日深夜至十六日凌晨召開緊急中央執行委員會，結果仍無法決定最後方針。不過，此時民社黨內部已趨向支持不信任案，是以社會黨認定民社黨最後必將與全體在野黨採取同一步伐，因乃決定在十六日上午提出不信任案。

註⑦〔朝日新聞〕，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九日。

註⑧〔讀賣晚刊〕，一九八〇年五月八日。

十六日上午，社會黨依計劃正式向國會提出對大平內閣的不信任案。其提案理由爲：(1)大平內閣對社會福祉等問題實施不力，且未能有效抑制物價上漲；(2)大平拒絕國會傳詢濱田幸一及服部安司，對一連串的貪污瀆職案，未積極澈查；(3)在日美首腦會談中，大平未積極勸告美國採取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緊張情勢，而且擅自同意卡特對日本加強軍事力量的要求^①。

國會受理了不信任案後，執政黨和在野黨雙方立即進入全面對立的狀態。不過，社會黨和其他在野黨並不敢奢望不信任案會獲通過。因爲在衆院五一一席中，自民黨擁有二六〇席，其中除四人因病或出國請假外，尚有二五六席的足夠票數加以否決。自民黨執行部也抱樂觀的看法，認爲儘管黨內非主流派對大平不滿，但基於黨的利益，將不至與在野黨採取同一步調，深信不信任案終將因自民黨多數的反對而遭否決。輿論界的看法亦莫不如此。不料到了傍晚，國會表決結果，竟以二四三票贊成，一八七票反對，通過了不信任案。何以致此，一言以蔽之，蓋因自民黨內訌之故也。

如前所述，自民黨非主流派對於貪污瀆職案，一貫主張澈查，並再三要求大平肅正綱紀，確立政治道德，但大平始終置之不理。而且，非主流派認爲社會黨在不信任案中，所舉三點理由，真正對自民黨具有打擊作用者，唯有第二點，即貪污瀆職案。緣此，當不信任案提出後，非主流派便決心趁此機會，就上述問題與主流派攤牌。當天下午，「黨刷新聯盟」代表赤城宗德、福家俊一、田中伊三次、坊秀男、中尾榮一、佐藤文生、石原慎太郎等一行，於二時五十分左右前往國會總理辦公室，與大平首相舉行會談。會中，「黨刷新聯盟」代表除了要求大平發揮領導能力，以推動黨的革新外，並且針對不信任案第二點提出二項建議，即(1)同意國會傳詢濱田幸一；(2)在國會設置「綱紀肅正委員會」，以究明「KDD案」。

對此，大平後來與「黨三役」研商後，答覆說：(1)「濱田事件」將由「航空機輸入調查特別委員會」努力做出符合國會權威的結論；(2)「綱紀肅正特別委員會」的設置將由黨執行部認真研討。這種近乎拒絕的答覆，非主流派雖不感滿意，但爲避免全面破裂，福田等仍允予考慮。可是在非主流派尚未作最後決定之前，四時五十分，國會突然響起了開會預備鈴，非主流派人士均表震驚，以爲是按錯了鈴。不料十分鐘後，又響起開會鈴，使得福田、三木等至爲憤慨，認爲大平這種作法，幾近耍弄，乃揚言杯葛會議。不過，爲慎重起見，非主流派方面仍派代表進入會場要求暫停開會，以便雙方繼續談判，解除危機，但未被執行部所接受。至此，非主流派方面，除了中曾根派外，其餘福田、三木、中川等派國會議員計六十九人，均拒絕出席會議，於是導致上述結果。

從以上所述，可知此次不信任案之通過，表面看來是由於自民黨非主流派「造反」所逼成，其實主流派未能及時阻止「造反」，亦有「過失」之罪。主流派操國會營運之權，在未與非主流派充分協調之前，本來就不應該強行按鈴開會。而會議開始後，非主流派既然要求暫時休會，顯然有意妥協，主流派未能把握此一重要機會，更屬大錯。從中曾根派臨陣變卦出席會議的事實看

註①〔產經新聞〕，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六日。

來，足見非主流派之間，事前並無「拒絕出席」的協定。而且據說，非主流派在五時國會開會之前，早已擬妥一份「否決不信任案聲明書」^⑩，可知非主流派實有「歸隊」之意。因此，論這次政潮之責任，自民黨非主流派固有「造反」之罪，但主流派亦難洗脫「逼反」之嫌。

三、自民黨的危機

自民黨在去秋衆院大選後，爲選舉失敗責任問題，曾展開了四十天內訌，並在國會演出同黨兩位候選人（大平與福田）角逐總經理的場面，結果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，從而又引發了這次新內訌。此次內訌，因鬪垮大平內閣，事態特別嚴重，是以從政潮發生當天起，自民黨事實上已陷入分裂狀態。如今黨內主流派和非主流派雖已分別表示將維持一黨體制，但仍危機重重。以下先回顧近兩週來自民黨的內部情形。

不信任案通過的當天晚上，自民黨內部無論主流派或非主流派均進入緊急狀態，熬夜集會，討論對策。嗣後分別發表強硬的聲明，主流派表示，將對「造反」議員加以制裁，而非主流派則揚言必要時將不惜另起爐灶組織新黨。另一方面大平派也單獨發表一項聲明，指責非主流派造反者應對此次不信任案之通過負責，同時擬定二項制裁辦法：(1)造反的中心人物，應予除名；(2)造反的年青議員，在衆院大選時不予公認^⑪。可是福田、三木、中川三人，在同夜發表的共同聲明則辯駁說：這次杯葛衆院大會，是爲促使大平首相對「權力驕橫的姿態」加以反省。如是，一來一往，過了漫長的一夜。

從第二天起，自民黨內部圍繞着「制裁造反者問題」展開了約一星期的論戰。先是十七日，以黨幹事長櫻內義雄等爲中心，召開幹部會議，就衆院大選進行協商。結果確認：此次衆院選舉，第一次提名的候選人約爲二百人，以反對不信任案議員及在上次選舉中以次位落選的候選人爲對象；造反議員將在第二次提名中處理。申請提名的造反議員，必須提出「選舉後不再造反」的誓約後，才能獲得提名。唯強硬派則主張對全體造反議員，至少如領袖人物的前首相福田赳夫和三木武夫，以及前農林大臣中川一郎等，應勸告其辭職，同時剷除分黨因素^⑫。但亦有人認爲差別提名，可能更加刺激造反的議員，有迫使走向分裂之虞。因此，黨執行部頗感棘手。

另一方面，非主流派的福田、三木、中川，也於十七日上午舉行會議，決定設置「聯絡協議會」。當天下午，中川、安倍晉太

註⑩〔座經新聞〕，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。

註⑪〔讀賣新聞〕，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。

註⑫〔每日新聞〕，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八日。

郎（福田派）、海部俊樹（三木派）三人，又舉行會談，決定成立福田、三木、中川三派聯合選舉對策總部，就提名候選人和制定選舉戰略等採取一致行動。至於組織新黨問題，非主流派內頗有人反對。其理由是：(1)招致此一事態的責任，在於大平首相；(2)非主流派是真正想改革自民黨的團體。同時認為執行部倘為選舉後的政局營運著想，勢必予以提名；若拒絕提出，則分黨也在所不惜^⑬。

不過到了十八日，大平首相的態度却突然開始軟化。當天，大平以電話指示櫻內幹事長於決定自民黨公認候選人名單時，尊重地方黨部的意見。此項指示，無異解除了十七日黨幹部會議對造反議員差別提名的決定。另外，大平在「制裁問題」上也以柔軟的態度表示說：「其中亦有特殊情形者，非慎重考慮不可」。大平這種改變，其目的顯然是避免刺激福田、三木、中川等非主流派。

儘管如此，非主流派並未立即做相對的讓步。主要原因是：(1)「制裁問題」尚未徹底解決；(2)大平對引起此次政潮的基本原因未加檢討。因此，非主流派仍頻頻集會，協商對策。二十日下午，福田派安倍晉太郎、三木派河木敏夫及中川一郎三人又舉行會談。結果決定以「肅正綱紀、確立政治倫理」為目標，並將先前成立的「聯絡協議會」改組為「自民黨再生協議會」，由河本、安倍、中川分別代表三木、福田、中川三派，負責會務。嗣後，河本向記者表示：「再生協議會」所屬會員，仍將繼續留在自民黨，並以自民黨的名義參加競選，至於是否分黨，要視將來的發展而定^⑭。

其後，自民黨執行部為謀打破僵局，乃邀集主流派與非主流派雙方重要人士舉行會議。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西村英一副總裁、櫻內幹事長、鈴木總務會長與非主流派「再生協議會」代表人河本、安倍、中川等，結果達成以下協議並獲得大平首相的同意。(1)衡量今日國內外局勢，自民黨的責任很重，為肅正綱紀、確立政治道德，必須團結一致獲取選舉的勝利；(2)為此必須迅速解散派閥，其前「再生協議會」應停止活動。派閥解散後，「再生會」亦要解散；(3)大選公認問題及選舉支援，依舊例辦理，務期做到公平無私^⑮。接着，二十三日，自民黨又在黨本部召開全國地方黨部幹事長會議，依二十二日的決定，解決了公認問題。即不論主流派或非主流派，將依地方黨部的推薦，決定公認候選人名單。此外為向國民表示解散派閥的決心，也決定請大平首相和福田、三木一道往全國作助選活動。至此，自民黨總算結束了一週來的緊張狀態。

不過，自民黨在這次內訂中雖然倖免分裂，但危機依然存在。因為此次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妥協，主要是為應付當前的選舉，究竟是暫時的。何況在選舉前，派閥如未能徹底解散，屆時各派為擴張自派勢力，在競選活動期間，必然重演去秋大選中所發

註^⑬〔每日新聞〕，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八日。

註^⑭〔京都新聞〕，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一日。

註^⑮〔朝日新聞〕，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三日。

生的「自自對抗」(自民黨對抗自民黨)的局面。是則，自民黨將因同室操戈，而造成不利的結果。再者，大選後如果自民黨獲勝，屆時有關總理人選問題，難免又要在黨內引起一場爭戰。總之，自民黨經過此次內訌後，內部的分裂又加深了，這是事實。

四、未來政局的展望

五月十六日下午國會通過不信任案後，大平首相立即召開臨時內閣會議，以決定是否總辭或解散衆院。經協商結果，大平選擇後者，乃於當晚宣佈解散衆院。翌日，大平政府又宣佈將原訂於六月二十九日舉行的參院選舉提前一週，改在六月二十二日，與衆院選舉同時實施。由於這是日本戰後新憲法實施以來，首次舉行參衆兩院選舉，而且此次國會通過不信任案又發生地太突然，各政黨事前都毫無準備，因此均有不知所措之感。尤其缺乏財力、人力的若干在野黨，顯得更慌亂。不過，事情發生後，各在野黨仍以高姿態，紛紛發表強硬的聲明，表示接受挑戰。於是從十七日起，除了自民黨因內部問題尚待解決外，其他在野黨均已進入備戰狀態。

由於此次選舉的結果有可能改變一九八〇年代的日本政局，甚至出現「聯合政權」，所以特別受矚目。各在野黨對此更是重視，因此在內閣不信任案通過後，各黨黨魁便率領幹部從事街頭演說，攻擊自民黨的腐敗，同時強調自民黨的單獨政權已告崩潰，連合政權的時代即將來臨。而且各在野黨爲求擴大戰果，紛紛舉行黨首會議，協商選舉合作問題。五月二十八日，公民黨和民社黨兩黨在國會舉行黨首會議，決定對衆院選舉，在三十二個選區合作^⑮。接着，三十一日，公民、民社、新自由俱樂部、社會民主聯盟等四個中道政黨也召開黨首會議，同意對衆院選舉，在十二個選區合作^⑯。此外，社、公、民三黨，在衆院解散以前，對參院選舉的合作問題早已達成協議，意料對衆院選舉，近日內三黨(至少社公兩黨)之間，也會有合作的協定。

另一方面，自民黨自五月二十二日決定結束內部紛爭後，也於翌二十三日下午二時，召開選舉對策幹事會，接着三時又召開選舉對策委員會，積極展開選舉準備工作。此二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協商衆院選舉公認候選人的名單及日期。結果通過了第一次公認候選人二八九人，同時決定第二次公認在二十六日舉行，第三次公認在二十九日舉行。其後，黨內各派閥領袖均分別發表聲明，呼籲全體黨員共體時艱，舉黨團結一致，以期在參衆兩院選舉中爭取勝利。

這次大選，由於參衆兩院同時實施，而且在國會通過不信任案後舉行，各在野黨皆認爲情勢對自民黨不利，唯受財力、人力上的限制，在候選人的提名上，各在野黨均採精兵主義。另一方面，自民黨自知情勢不利，也盡量削減候選人名額。緣此，這次大

註⑮ 「朝日新聞」晚刊，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八日。
註⑯ 「朝日新聞」，一九八〇年六月一日。

選，登記競選衆議員的候選人，其總數僅八三五人，爲戰後最低的競爭率。根據統計，參衆兩院現有的勢力及這次登記參加競選的候選人數如下：

黨別	衆議院		參議院	
	現有席數	候選人數	現有席數	候選人數
自民黨	二五六	三二〇	一一三	七七
社會黨	一〇六	一四九	五二	四九
公明黨	五八	六四	二八	一四
共產黨	四一	一二九	一六	五二
民社黨	三六	五〇	十	一一
新自由俱樂部	四	二五	二	一
社會民主聯盟	二	五	三	一
其他	七	一〇三	一一	七三
缺額	一		七	
合計	五一一	八三五	二五二	二七八
備考	全部改選			
備考	改選半數（一二六席）			

根據統計，日本國會參衆兩院的各黨勢力，在此次解散之前，衆院依次爲自民黨二五六席，社會黨一〇六席，公明黨五八席，共產黨四一席，民社黨三六席，新自由俱樂部四席，社會民主聯盟二席，其他人士七席（其中親自民黨者四席），另有一席出

缺，計五一一席；參院爲自民黨一二三席，社會黨五二席，公明黨二八席，共產黨十六席，民社黨十席，新自由俱樂部二席，社會民主聯盟三席其他人士十一席，另有七席出缺，計二五二席。此次選舉，衆院五一一席全部改選，參院只改選一半，即一二六席。

這次大選，由於參衆兩院同時選舉，選況必然相當混亂，競爭亦必激烈。從各黨目前的情況看來，自民黨方面主流派與非主流派既然決定在同一旗幟下參加競選，憑該黨過去的政績，加上雄厚財力與龐大組織系統，在這次選舉中，應可穩操勝算。唯自民黨因受全權政治之累，且派閥對立，在選戰期間，各派爲擴展自派勢力，難免同室操戈，而影響戰果，故處境極爲不利。在野黨方面，社會、公明、民社三黨，彼此之間雖有雙邊或多邊選舉合作協定，但基於利害關係，各懷鬼胎，未必能真正合作。就目前的選情看來，固然對在野黨有利，但面臨參衆兩院選舉，社公民三黨，無論在財力上或人力上，都有窮於應付之感，而且受票源限制，難有突出的表現。不過，民社黨以「民主社會主義」爲號召，強調議會民主，在政策上有許多與自民黨相近之處，屆時不滿自民黨的選票，可能流向民社黨。是則民社黨在這次大選中，將有意外的收穫。共產黨由於政策極端，無法與其他在野黨合作競選，雖較不利，但該黨組織嚴密，而且資金也比其他在野黨優裕，在參衆兩院同時選舉的情況下，似較佔便宜。唯共產黨支持階層有限，不可能有大幅度的躍進。另兩個「迷你小黨」，即新自由俱樂部與社會民主聯盟，實力微小，對選情無影響。

不過，有一點可能影響選情的，就是現今國際情勢緊張，東北亞亦不安定，而且近年來蘇聯在遠東軍事部署上，對日本的威脅日益增強，面臨這種危機，日本選民基於國家利益，可能繼續支持自民黨。因此大選後，自民黨繼續執政的可能性較大。萬一大選結果，自民黨在衆院中未能贏得超過半數以上的議席，必然出現「聯合政權」。果如此，新的局面將是保守勢力與中道勢力聯合組織內閣，其中以自民黨和民社黨的合作可能性最大。